



那月霜花

刘道云◎著

一生中人们都在寻找幸福，都在追求梦境中的伊甸园，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谁都离不开亲人与朋友的关爱支持，他们是每一位成功者坚强的后盾，当你失去亲人或朋友时，你都会感到有如失去了整个世界。

那月霜花

刘道云◎著



江西人民出版社
Jiangx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中国出版集团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那月霜花 / 刘道云著. — 南昌 : 江西人民出版社,
2015.6

ISBN 978-7-210-07438-0

I. ①那… II. ①刘…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137158 号

书 名: 那月霜花

作 者: 刘道云 著

责任编辑: 吴艺文

封面设计: 同异文化传媒

插图作者: 唐佳、曾志远

书名题词: 陈欣荣

出 版: 江西人民出版社

发 行: 各地新华书店

地 址: 江西省南昌市三经路 47 号附 1 号(邮编: 330006)

编辑部电话: 0791—86898470

发行部电话: 0791—86898893

网 址: www.jxp-ph.com

2015 年 7 月第 1 版 2015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16

印 张: 15.5

字 数: 280 千

ISBN 978-7-210-07438-0

赣版权登字—01—2015—422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定 价: 42.00 元

承印厂: 南昌市红星印刷有限公司

赣人版图书凡属印刷、装订错误,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满目霜华一地香(序一)

一看到《那月霜花》这个名字,我先是一惊,因为霜花满地定是秋时,满地金黄的收获季节,这时无论你走在山野还是田间,一朵朵盛开的野菊花漫山遍野,一片片火红的枫叶映红了山冈,层层叠叠,人们一定会问这是谁的鬼斧神工?你只要翻开照云先生的《那月霜花》,你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答案。

很早就听说家乡有一位草根作家,2014年我有幸拜读了照云先生的力作《老腊树下》,就被先生挖掘和弘扬民族文化的精神所感动,而今捧读《那月霜花》,更被先生娴熟老辣的笔触及深厚的文学功底所折服,先生笔下的人物都是你我身边熟悉的小人物,笔下的山水都是我熟悉的故乡美景,小人物在先生笔下栩栩如生,个性鲜活,恰到好处地融在一个个生动的画面里,体现出原汁原味的大山之美、人性之美,吸引着你的眼球,使你舍不得放下、欲罢不能。作品中陈鹤鸣学成回归古城报效乡里,感恩故里之美德,令人赞颂;凤姐为维护乡亲的正义之举,又树起了山里姑娘泼辣正义的形象;老实淳厚的丈夫王满全又恰是一个山村随处可见、掉片树叶都怕打破脑袋的懦弱男人的典型人物。而这些山里人又与故事开篇时那些活泼可爱、带着一身都市气息的大学生形成了剧烈的反差,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整个作品故事情节跌宕起伏、主线突出、前后呼应、引人入胜,使读者融入大自然那美妙如画的山水之中,融入人物间错综复杂的纠葛之中,感悟每一个小人物淳朴与人性的美,弘扬社会进步正能量。

照云先生对大自然的描写可谓独具慧眼,丰富的生活阅历,扎实

的文字功底又使先生在创作中运用自如，一部部精品力作不断地推向广大读者。在这个物欲横流、文学艺术都被边缘化的大背景下，照云先生还一如既往地潜心文学创作，坚守攀登文学艺术殿堂，走纯文学之路，实属难能可贵。

合卷《那月霜花》，夜已经很深了，我还没有从故事中走出来，总有一种意犹未尽的感觉，我被凤姐忠贞的女性美深深地感动，为大洋江抚育的儿女们都拥有一颗感恩的心而自豪。

照云先生邀我作序，因为我是故乡人，熟悉古城的山山水水，更爱恋那奔腾的大洋江，盛情难却，彻夜拜读先生作品后，有感而发，就以此为序吧。

伍美华

2015年2月6日

三识道云(序二)

初识道云先生,是30年前的事了。那时我才十五六岁,在新化师范上学。道云也才二十出头吧,是学校后勤科的“杂工”,负责学校的水电维修工作。因为偶尔会去后勤科喊“刘师傅”来教室或寝室换灯管,所以有过几次接触,并无太多交往。

尽管交往不多,但并不影响“刘师傅”给同学们留下深刻印象。首先是他高大的身躯,他换灯管从不用搬楼梯,最多只站在凳子上,一伸手就够着了,动作很是利索。有时也能在篮球场上见到他高大的身影,但混在一群生龙活虎的体育老师中间,跑来跑去的显得有些笨拙,全然没有换灯泡时的利索了。其次是他高仓健似的冷峻的面孔,几乎没见他笑过,眼睛老是瞪得很大,在校园里看到顽皮不守纪的学生,他就会呵斥几句。尽管他有着令人羡慕的浑厚的北方口音,但因其“恶狠狠”的样子,背地里还是有同学叫他“刘阎王”。

这个时候,如果有人告诉我们,他是一位作家,或者说他将来会成为一名知名作家,断然是没人敢相信的。要知道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作家是多少人神往的称谓!你跟一群心比天高的学生说那个整天穿着油渍工作服、屁股后面吊着工具爬电线杆的“刘师傅”是位作家,打死也没人相信。

一晃20多年,没再见过道云先生。阴差阳错地,八年前我到了市文联工作。

再一次见到道云,是在五年前。他拿着两份省作协会员的推荐表,

来文联签署意见,是他的两位小有成就的学生申请加入省作协。当时我一眼就认出了他,但尚不知他是否认出我,所以没有冒昧“叙旧”,只是“公事公办”签署了推荐意见。他低调地留下两本书,客气地转身走了。

来文联赠送书刊的业余作者很多,由于时间关系,大都没能细读。因为好奇“刘师傅”写书出书,才打算抽时间好好读读。两本书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一本长篇是小说《山之魂》,一本是长篇小说《苍溪妹子》。起先我只是粗略地翻阅,却发现了一件“怪事”:《山之魂》的故事发生在冰天雪地的北方,用的是标准的东北语言;《苍溪妹子》的故事发生在山清水秀的南方,用的是地道的湘中语言。一个作家,两种截然不同的语言风格,两段千差万别的生活体验?太勾引人的好奇心了!以致我也打破专心读一本书的习惯,两本书一节一节交叉来读,所以一连几天,我都在纠结于不同的场景,不同的人物和故事;同时又纠结于“刘师傅”怎么转眼就成了“刘作家”呢?!待我入迷似的读完两本书,才彻底改变了已有快30年的“刘师傅”印象。真是应了一句老话: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三十年后,我算是重新认识道云先生了。

突然发现身边“潜伏”着一位灵气十足、创作正旺的作家,很是兴奋,决意登门拜访,好好交流请教,探寻先生成功的秘诀。其时,恰逢《山之魂》改编的23集电视连续剧《雪原遗梦》在东北开拍,本地新闻媒体像捡到宝贝似的,电视、报纸轮番宣传推介这位“潜伏”30年的大作家,给低迷已久的本地文坛注入了一支强心剂。

也许是招架不了络绎不绝的电话约见和登门拜访吧,道云没过几天径直找上门来向我“诉苦”。说出版社催得很急,而近一段的生活节奏完全打乱了,下一部长篇《老腊树下》一时难以杀青,怕是要耽误新书上架了。我以为他是要我给他个“挡箭牌”,便爽快应允:待他写完《老腊树下》后,统一组织“文艺青年”听他做专场讲座。可他并不领情,说业余作者他怎么都不忍心拒绝,要命的是那些托了关系、提了定金来要写自传的“土豪”。这不是要我“晚节不保”吗?!道云“恶狠狠”

地说。

说来有趣，当年的“刘阎王”竟然没办法对付几个财大气粗的土豪。可见道云先生的本性并非“恶狠狠”的，只是当时少不更事的我们不理解罢了。由此扯开话题，我俩在烟雾缭绕中回到了过去。

道云出生于黑龙江省伊春市，高中毕业下放到湖南新化。之后应征入伍，1979年扛枪上战场，在老山前线立了战功。转业又回到新化，鬼使神差进了新化师范，1988年随学校迁到冷水江。

走南闯北的丰富阅历，使他对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和语言风格驾轻就熟；枪林弹雨的生死考验，更造就了他刚正不阿、低调沉稳的内心世界。读道云的书，总能感受到一种开阔的视野、一种豁达的情怀、一种对人生的思考和对人性的观照。这些，无不深深烙上了他的人生痕迹和时代印记。

了解一个作家，才能更了解他的作品——这是我真正认识道云先生后最深的感悟。

现在，当我再次翻开他的小说，总能闻到学校角落里那个堆满工具的屋子内散发出的机油或是润滑油的气息；总能闻到一阵地动山摇的巨响之后空气中弥漫的硝烟混着血腥的气味；总能闻到夏夜蛙鸣、荧光点点时田野间闷热的泥土的气息；我也能闻到茫茫雪原狂风呼啸时漫天飞舞的雪的气息……

段志东

2015年3月26日

前 言

一生中人们都在寻找幸福,都在追求梦境中的伊甸园,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谁都离不开亲人与朋友的关爱支持,他们是每一位成功者坚强的后盾,当你失去亲人或朋友时,你都会感到有如失去了整个世界。

朋友啊,珍惜吧,用一颗善良的心待人,用一颗感恩的心待己,你一定能感动苍穹寰宇,谨以此献给我的至爱亲朋。

雁峰上正值百花盛开的季节，繁花装点着群山，透着季节的芬芳。大洋江清澈的江水在山谷中欢快地奔流，狂妄磅礴的气势似乎要将大自然都踩在脚下。几十条漂流的橡皮舟载着一串串欢笑顺流而下，相互碰撞着、嬉笑着、打着水仗……

一个恶浪扑来，司马静茹张开的嘴一下子就被堵住了笑，一口水呛得她直打嗝，半晌才缓过神来。

鲍瑞玲的咆哮声又在峡谷中响了起来：“静茹，怎么样，没白来吧？你瞧这多刺激呀！”

话音没落，橡皮舟一头撞到了一块大石头上，鲍瑞玲的身影在眼前一晃便不知道去向。还没缓过神来的司马静茹早已被这一幕吓得目瞪口呆，她焦急地喊道：“快救人，快救人！有人落水啦，快点，别把人冲走啦——”

只见紧随其后的那条船上“扑通扑通”跳下去两个人，很快就托起了鲍瑞玲，两个人扶着她向下游漂去。

靠近岸边，众人七手八脚地帮她脱去救生衣，鲍瑞玲颤抖着双腿一个劲地道谢。惊魂甫定的她哪顾得上胸前那两朵粉红的箭荷，身下那片富有诗意的荒草地……这一切早已被救她上来的陈鹤鸣看在眼里。他迅速脱下自己湿漉漉的天蓝色运动衫，关爱地披在鲍瑞玲身上，并叮嘱了一句：“背过身去，穿上吧……”

鲍瑞玲这时才反应过来，带着一脸的羞涩穿好了衣服。那长衫恰似一条长裙，遮没了羞涩。鲍瑞玲慢慢地平静下来，心想：“命都是人家救的，看就看见吧。再说录像棚里什么都有，你还怕这些男孩儿没看过吗？”她转过身来，对着两个男孩笑着喊：“转过来吧，没什么的！”

陈鹤鸣听到了喊声，若无其事地取笑道：“你都没事，我们更没事，正好不就

回归自然了吗？玛雅人将草叶当衣，远古民族还有以裸为荣呢！”

鲍瑞玲也打着哈哈：“兄弟，你也真够贫的，开放开放嘛，也得适合咱们的国情呐。虽然大家都知道那些个事儿，不都还拿着一块漂亮的遮羞布盖着吗？哈哈，你倒大方。很多事情大家明明都知道是怎么回事，都心照不宣，盖着一层薄薄的纱。这个地方好，融入自然也就回归到自然，大家也就不顾及什么了，正好还人性于本源了。嗨，哥们，瞅你这五大三粗的模样，学自然科学是屈才了。”

“这你是知道。”一直不太吭声的付鸣，插上一句：“这妹妹眼神不错，我俩都是学自然科学的，他学的是生物制药，我学的是考古学，再说白一点，他是研究怎么给人治病的，我是研究人怎么死的。”

“真有味儿，你们兄弟俩恰好是一正一反吗，凑到一起还不把天都打漏了？”

“没那么一说，研究生院哪有学一个学科的，每一个人的研究方向都不一样。”

……

几个人聊得正欢，溪水里却有人在喊：“陈鹤鸣还在那泡妞呢，船可跑了啊！真是重色轻友，晾着我们哥几个在这水里等，怕我们没瞧见啊！你故意演那一出《英雄救美》！？”

陈鹤鸣弯腰顺手捡起一块石头没好气地投过去，笑骂道：“不许胡说！王斌你那狗嘴里从来都吐不出象牙来。”

“哈哈，你瞧，这不是事实吗？大家伙都看着嘞。赶紧吧，把电话留了就下来，都等着你喝酒呢！”

借着两人对话的间隙，一直靠在岸边听几人对话的司马静茹，细细地打量着陈鹤鸣。

只见他一米七几的个头，圆圆的脸庞，镶嵌着两只炯炯有神的大眼睛，高高的鼻子下面留着八字胡。肌肉高高地隆起在黝黑的臂膀上，身材比例协调。喉结一上一下，发出那极富磁性的男中音。和他站在一起的那个男孩，与之形成强大的反差，瘦高的身材，洁白的皮肤，一根橡皮筋箍在头上，套着眼镜，一副酸酸的秀才相。

没等司马静茹细想，河里那帮人又在喊了：“没带笔是吧？！你让她说，我们哥几个一人帮你记一个阿拉伯数字，一准忘不了！”

这时，溪水边的救护员也走了上来，不冷不热地冲着鲍瑞玲问：“小姐，吓着了吧？是给你一条船漂下去，还是我们送你上救援车？实在不行，冲你是个靓妹，

我们护你一程也行。”

陈鹤鸣听得不是滋味，吼道：“去去去，这没你什么事，没素质。”

鲍瑞玲瞪了那人一眼，丢出一句：“本小姐不是嫌你脏，就是跟了你，可养得起吗？”

那人讨了没趣，又不示弱：“我不是怕你们没玩尽兴吗，城里娃就是不厚道，好心都当驴肝肺了。”

付鸣有点忍不住了，右手推了一下眼镜，冲着那人一脸怒气，骂道：“瘪三，你倒是滚不滚，信不信把你弄到河里喂鱼。”说着真的要上前去抓。

鲍瑞玲急忙上前劝道：“算了，算了，不要和他一般见识，我们下去吧，你那帮兄弟等急了。”

陈鹤鸣刚刚吼的那几声，更加深了司马静茹对他的印象。

几个人刚到溪边，几条水枪一齐向他们射来。司马静茹急忙向后退，差点摔到水里。陈鹤鸣一伸手拦在她腰上，说了句：“你站稳了，可别摔倒了。”

司马静茹看了一眼鲍瑞玲，见她正拿着木杆去捅别人的船，急忙喊道：“快放下，咱们是来寻开心的，别添堵，不值当。”

鲍瑞玲立马抢白道：“放心吧，他们这两个臭小子打不起来。”

“那可不一定，玩笑开真了，也会恼的。”

“你不是不知道，这两个臭小子，是穿一条裤子的主。”

“你咋知道的？”

鲍瑞玲不再说什么了，一直泼水的手也停住了，全神贯注地望着王斌，眼睛似乎有一些呆滞。

陈鹤鸣打了个圆场：“我俩打不起来。别说这样，就是抢姑娘，他也会让着我。你说对不，王兄？”

“想得美，那是找小姐洗脚，泡妞可不会让你咯。你说是不，鲍妹妹？”

司马静茹看了一眼鲍瑞玲，岔开了话题，喊了一句：“男士们，快把我们的船稳住、漂下去，该是吃东西的时候了，你们不觉得饿吗？”

一听说吃，鲍瑞玲来了精神：“我的肚子早就咕咕叫了。”

陈鹤鸣一下子就插了进来：“怕是在思礼溪的水喝多了，半瓶子的咣当地响。”

“快让开，快让开。”

司马静茹回头一看，杨怀仁和欧阳群驾着橡皮舟正从高处的险段顺着激流

俯冲而下，杨怀仁手持木棍，左右点拨，试图控制橡皮舟的方向，根本不理睬前面还有船在停着。欧阳群眼看这一切，生怕撞着船上的人，撕开喉咙吼着：“快让开，快让开！”

欧阳群不喊，下面的众人还不紧张，他一喊，下面几个人回头一瞧，飞流直下的舟已到了眼前。鲍瑞玲“嗷——”的一声，闪到了一旁，橡皮舟从她身边闪过，掀起大浪。司马静茹松开捂着双眼的手，长长地舒了一口气。看着呆若木鸡的鲍瑞玲大张着那两片厚厚的嘴唇，虽然有些潮漉漉的头发，几缕干毛竖得老高，两只本来不是很大的眼睛，这会睁得老大老圆。

陈鹤鸣眼看着这一幕，撞了她一下：“喂，靓妹，干吗呢？”

见没反应，伸手去拉她，只是轻轻地一带，鲍瑞玲便僵直地倒在陈鹤鸣的怀里，陈鹤鸣急忙抱住。

司马静茹见倒过来的鲍瑞玲还是这般情景，跑过去，拍拍她的脸，嘴里喊道：“鲍妹妹，你没事吧？别装了，吓着我了。”

连拍数下，不见动静，这会陈鹤鸣也意识到，一只手抱住她，以防倒在水里，一只手掐人中。

鲍瑞玲扑哧一声，笑了：“快放手，真有你的，乘人之危啊？”

见陈鹤鸣一脸困惑，鲍瑞玲低着头，左手指着陈鹤鸣捂在她那硕大的乳房上的手道：“这是？”

众人一下都发出了一阵疯狂的狂笑。

司马静茹对着鲍瑞玲的屁股就是一巴掌，红着脸骂道：“你这是巴不得呀，这不正合你意吗？”

鲍瑞玲更是粗口，耸身挣脱了陈鹤鸣，指着司马静茹那对……抓起陈鹤鸣的手伸了过去……

陈鹤鸣立马缩回来，笑道：“别闹。”

王斌立马取笑道：“探花郎，平日里嘴巴油得什么似的，动真格的了，咋缩回去了。哈哈——”

陈鹤鸣欲向前去教训王斌。

“别闹了，我真的饿得不行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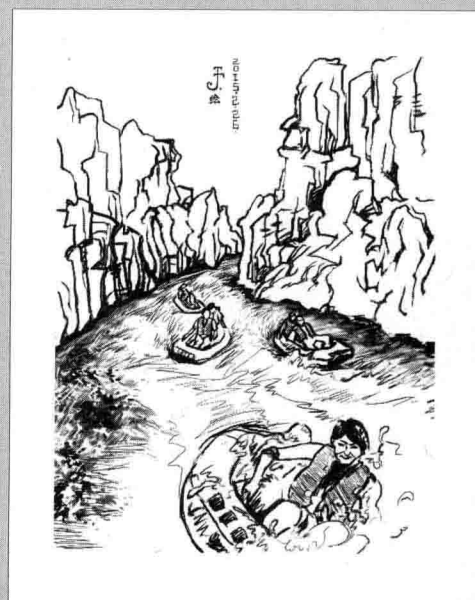
司马静茹插了一句：“瞧你这一身膘，还不经饿？”

“快别说了，都晒了大半天了，你瞧晒成红萝卜了。”

“你不是先前涂了防晒霜吗？”

于
繪





“管屁用！这不，你们都看见了，要是有用，还会晒红啊？”

司马静茹又补了一句：“那是臊红的吧？”

“瞧你说的，就是臊，也红不到这啊，亏你还是个姑娘。”

这一笑不打紧，司马静茹的脸一下子红到耳根，胸脯急速地膨胀，隆起。一股暖流似潮水涌出，她下意识地低下头，拉了拉泳装，蹲下身去，在水里翻着那一阵骚动。

几只橡皮舟从他们跟前漂过，有人对着他们泼水取乐。王斌一边还击着，一边喊：“快上船，追得赢一些。”

几个人你拉我扯，爬上了橡皮舟。王斌猛一推，先将鲍瑞玲、陈鹤鸣的舟推入激流，拉过自己的船，喊了一句：“坐稳了，静茹。”双手抓过缆绳，用力一拉，赶几步扑进舟里，船头翘起老高，吓得司马静茹大叫。

午阳高照，山涧激流冲刷着乱石，发出阵阵轰鸣。山林伴着溪水欢歌，时不时传来几声鸟儿的欢叫，随着橡皮舟起伏荡漾，两岸的美景向身后逝去。

一只翠鸟跳跃在岸边，张开双翅，伸着长喙捕捉水中的鱼儿。一个巨浪拍在石岸上，它跳了跳，跳过浪头，站在石头上，伸着脖子大吃特吃起来。

望着这一切，司马静茹心想：“难怪人们说，‘人为财死，鸟为食亡。’飞禽如此得食忘我，人类也会这样吗？”

橡皮舟不知何时已驶入水平如镜的水面。溪水边、石阶上，喧嚣的人流打断了司马静茹的思绪。她甩了一下头发，回头见王斌四脚八叉地躺在船舱里，舱里一半的潮水淹没了他的双腿，长长的体毛清晰可见地在水中似水草般荡漾……她下意识地瞟了一眼王斌，四目相对，他那炙热的双眸正盯着她，嘴角上不知是溅到脸上的水珠还是汗水，或许是垂涎。

王斌见司马静茹正回头看自己，心想有点儿失态，急忙用手一指：“等陈鹤鸣他们一会儿，好一起去找吃饭的店子。”

“你糊涂呀，旅行社早上不是说，车边等，共进晚餐吗。”

“哦，我没认真听。那还得饿好久呀，我请客，上岸去找地方吃饭，不在乎那一顿吃饭钱。挨饿的味道可真难受，以往没感觉到，这一趟漂下来，不知为什么，饥饿的感觉特别难受。静茹，你也饿坏了吧？”

“呵呵，我还好。”

“怪不得你不喊肚子饿。”

“原来你们女人呀，在一定程度上就是比男人强，比如挨饿。”

“哈哈，静茹，小心，靠岸了。”

陈鹤鸣站在岸上用一根钩杆把橡皮舟稳稳地靠上了浅滩，鲍瑞玲打着哈哈扶着司马静茹走向石滩。王斌用力将船拉上岸。工作人员不知怎么一弄，刚刚还是迎风破浪的舟一下子就变成了只剩下两片单皮的瓢。

陈鹤鸣喊了一句：“王斌，快走吧，一车的人都在哩。”

“不是说好了，咱哥几个吃饭嘛，我做东。”

“算了吧，一车人都在等。留下来吃饭，别人把车开走了，这里离酒店几十公里咋回去呀？你没见太阳都偏西了吗？”

似火的烈日真的偏了西，挂在雁峰山顶，收敛着光芒，变成了一轮火红火红的大圆盘，给群山披上了红霞。司马静茹回头望了望思礼溪，霞光映红了溪流，波光闪烁，流光溢彩，给这奔腾的小溪流又披上了一道神秘的面纱，注入些许灵气。

王斌已走近了旅游大巴的车门前，见后面几个人还没跟上，停下来等。

导游站在上面一个劲儿地催：“相互看看，清清人数。天晚了，早些赶回酒店吃饭。”见王斌倚在门前不动地方，略带几分责怪地催促道：“快上来吧，帅哥，美女会上来的，快喊一句吧。”

王斌看了一眼她：“你不是有扬声器吗，喊一嗓子声大。”

陈鹤鸣领着两个女孩恰好到了车门前，问道：“不上车？你们聊什么呢，这么热乎？”

“聊你个头呀，都等你们开车呢。”

“快上车，快上车——”导游催促着，“大家伙肚子都饿得不行了。”

旅游大巴穿行在崎岖的山路上，人们眼看着夕阳一点点地收起那最后一抹余晖。山路两旁的村寨已是万家灯火，顺着山势俯视城镇街区，华灯初上、银光闪烁，大家一边随着车子摇晃一边欣赏着这山镇夜色之美。

司马静茹两眼望着窗外，耳边传来一声微微亲切的声音：“给，吃点这个。”

没等她回答，手里已有了一根火腿肠。

转过头，她对紧挨着她坐着的王斌笑了一下，又把火腿肠递了过去：“你吃吧，我那包里也带着啦。”

王斌没有作声，拿了回去，剥开又递到她手上：“别费事了，吃吧。”

司马静茹冲着他微笑着，举起来瞅了一眼，抿着小口吃了起来。也许是真的